

·往日情怀·

·滋味生活·

相亲记

□若木

很多人都热衷于当红娘，成了是媒人的功德，不成那是俩人没缘分。身为大龄青年，我也曾是单位那些热心媒婆关爱的对象，介绍过很多，真正见面的有三个。

第一次相亲是碍于媒人的面子，抱着好玩的心态去的。在媒人家见面，第一眼感觉是这姑娘挺黑。我不知道该聊啥，傻乎乎地盯着电视看。不一会儿，我说要去上班了，就告辞出来了。她下楼送我，又说想去我们单位看看，我不好意思推辞，于是我俩各骑了一辆自行车去单位，一路还是无话可说。到单位门口，她还没有想走的意思。媒人后来追问，我只能说没感觉。

第二次相亲，是去听课。当时公司组织下属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培训，每周三节课，都是晚上。这个女孩在工商局上班，在同事家见过，同事提起来，双方都答应处处看，于是约她来听课。一起听课的有很多熟人，见我带个陌生女孩，都开玩笑让我买糖，我和她都傻笑，坐到了最后一排。其实也没什么话可说，上课就听老师讲课，认真做笔记，下课后在路口分手，各奔东西。听了几次课，她不再来了。媒人说，她倒很愿意，她家人不同意，说我是打工的，没有正式工作，家还是外地的。第一次相亲是我不同意，这一次是人家不同意，一报还一报。

第三次相亲更搞笑，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的。同单位的华哥约着到云姐的娘家去赶会，我们买了礼品和云姐一起搭车，客车走了两个小时，快到地点了，华哥才说是带我去相亲的。这个女孩是云姐妹的闺蜜，云姐跟她很熟，一直夸她懂事、贤惠。我们到云姐的娘家后，闲聊了一会儿，云姐的妹妹就带着她一起来了。有华哥的插浑打科，一家人分成两派，一派夸她如何如何好，一派夸我如何如何好，把我夸得我感觉那都不是我了。中午吃饭，又让我们坐在一起，华哥还让我俩单独碰酒，看架势是非要把这媒说成不可。吃过饭，我俩被大家单独让到书房里，我一直说我们家境不好，父亲重病在身，她说她都知道。其实我是希望她在乎这些，不同意交往。下午我们走时，华哥大包大揽地约她到我们小城来玩。回来没几天后，云姐的妹妹打电话说她们明天来，问我是否同意。我们那天在人家那里受到热情招待，没有不同意让人家来玩的理由。云姐的妹妹把她领来后就交给我了，再不出面。那一天，我领她去公司苗圃的牡丹园看牡丹，出来后遇见单位财务部的同事，被同事拉着去她家吃午饭，这个同事又叫了好几个同事来陪我们。她被隆重地推上场，迅速被我所生活的圈子接受了。

她就是阿莲，俺孩他娘。

□张建民

“楝花开，吃烧卖；楝花转，吃碾转。”每逢麦黄时节，伴随着布谷鸟一声声鸣叫与苦楝花的绽放，乡下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别具风味的小吃，乡间称之为碾转。既可煮食，也可炒着吃，跟其他食材搭配，还有特别清香的味道。

在乡下经历过苦日子的我知道，碾转的诞生与饥饿有关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新麦子还长在地里未成熟，陈粮却早已吃完，村子里石磨冷清了许多，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。而“麦梢黄，碾转香”，碾转这个时候承上启下，被赋予新的重大使命，将青黄不接变为青黄相接。五月的小麦刚吸满浆，却又没有进入成熟期，在过去粮食比较匮乏的年月，碾转就是辛苦操劳的农民最佳充饥的食物。石磨一转，预示着新麦即将成熟。此外，碾转还有“年转”的谐音，寓示着年年好运转，农民拥有丰收的

·乡村纪事·

□宋守业

小时候家里穷，总觉得没有什么能让自己自豪的事情，可一想起我家那两棵杏树，总会激起挥之不去的情愫。

那两棵杏树长在我家荒地的东南角。它们大小基本一样，相距五六米，树身不高，大约两米，树干有五六厘米粗，且斑驳龟裂，沧桑中透着遒劲。至于什么时候栽下的，我一概不知，只知道从我记事起，它们就在开花、结果。按照“桃三杏四梨五年”的说法来估摸，它的树龄一定不小。这两棵杏树的品种有点独特，果实结得大而多，一到麦子泛黄时便会成熟，且果实圆润，薄薄的皮儿总是呈现金子般的色泽。就因为它的特别，我家把它们看得很珍贵，父亲年年都会对它们施肥、浇水、培土，母亲也会把它们当作改善家庭生活的希望和寄托。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，年幼的我时不时就会走到那两棵杏树旁观望，尤其是在杏树开花结果后，或受父母的指派，或是自觉自愿，两棵杏树的树荫下就成了

·生活闲情·

□周桂梅

时光荏苒，转眼又过了一个春天。在这闲暇的日子里，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，就是侍弄我的小菜园。俗话说：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种豆”。顺从时令，我把苦瓜、丝瓜、黄瓜、豆角、番茄、辣椒一一安放在我家的小菜园里，并张上地膜保持恒温，让它们开始生长。

我的小菜园坐落在院子的西边，再加上南屋平房上的面积，有五平方米那么大。一场春雨过后，豆角悄悄地探出头来，一天一个样，长势喜人。

一个月后，黄瓜、番茄、辣椒都争先恐后地钻出脑袋，唯独不见苦瓜与丝瓜探出头来，地面上连个小小尖芽儿也没寻到。它们似乎仍在地下睡大觉，根本无心和其他伙伴争宠。

这些天，豆角秧的藤蔓亲密地缠绕

碾转飘香

年景。

楝树花盛放之时，一地小麦由青转黄，此时离收割麦子也就是十天半个月，也是割新麦吃碾转的最佳时段。作为富有民间特色的一道时令美食，麦子黄时吃碾转流传年代久远，直接用新鲜青麦粒磨成细条状，碾转浸透着不绝如缕的麦香，同时凝结着来自民间的智慧，堪称中原面食文化的一绝。

想起来小时候在姥姥家，勤劳的姥姥端着一簸箕拾掇干净的麦粒，走到门外石磨旁。姥爷不知疲倦地磨碾转，这种活儿不能懒省事，要磨上三遍吃起来才有味。等磨到第三遍时，伴随着磨盘转动，一堆好像毛线头形状的细条，源源不断地从磨缝中涌出来，绿中透黄，散发着新麦特有的甜香。我和几个小伙伴一人抓了一把，迫不及待地开吃，真是无上的美味呀！新做的碾转柔韧鲜嫩，嗅一下麦香四溢，吃一口唇齿留香，是别有风味的珍馐佳肴。



因为是连皮磨，碾转富含纤维，具有减肥和美容效果，深受健美人士喜爱。可在以前，碾转与人们吃的红薯面、窝窝头一样，属于粗粮，远赶不上成熟的小麦面粉受欢迎。但伴随着经济发展、时代进步，人们不再只是追求温饱，更注重的是养生与健康。无论是食用青麦粒抑或是加工后的碾转，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追捧。

“五月芒种人倍忙，割一捆新麦吃碾转。”碾转，这道清新质朴的乡间美味，挟裹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它与野菜、榆钱、槐花一样，成为一种难得的美味。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，故乡的碾转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味道，这味道在梦里一遍遍被记起，抚慰着一颗思乡的心。

记忆中的杏树

我守护的地方。

杏树一般在二月末开花。花开时节，根本看不见枝条，全是花，红白相间，精致灿烂。进入三月不久，花朵慢慢落下，直把树下铺衬得好似一张粉粉嫩嫩的地毯。花落得差不多时，树枝上就会发出嫩绿的芽。不久，拇指般大小的杏子便会像挤在一起的胖娃娃，扒着绿叶，探头探脑，笑咪咪地往外瞧，给人一种喜滋滋的感觉。

当田野里的麦穗初黄时，杏子已有乒乓球大小，而且被太阳染成了浅黄，弥漫着丝丝缕缕成熟的气息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被委以重任，到两棵杏树那里当看守，主要职责就是轰赶树上啄食杏子的小鸟。这让我很高兴，不仅摆脱了割草和替母亲烧火的烦恼，还可以尽情地享受树荫的凉爽。或躺或站在树下，微风吹过，香香飘洒，偶尔还有几滴细雨打在稠密的树叶上“沙沙”作响，真有一种沉浸在美丽梦幻里的感觉。

看着已经发黄的杏子，嘴里的馋劲儿常常会使我监守自盗般地爬上杏树，

摘下几颗未熟的果儿尝尝。一入口，那个酸啊，真是无法形容。

到了麦子成熟即将开镰收割时，“麦黄杏”也就成熟了。那杏子披着一层细细的绒毛，圆鼓鼓的，把树枝压得弯了下来，好像是有意探下身子让人们品尝。时不时会有鸟儿啄食杏子，并把熟透的弄掉树下，这时我就会迅速地捡起来，轻轻一掰，轻轻一吮，满口清香。接下来，父亲和哥哥就会专门腾出时间摘下两棵树上的杏子，除了分出一些送给左邻右舍尝鲜，剩余的拿到集市上卖掉，卖的钱尽管不多，买些油盐酱醋生活用品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当然，最高兴的是父亲会给我买来新的铅笔和作业本。

麦收结束，因为没有杏子，我的守卫任务也就自动解除了，可我仍会对它们恋恋不舍，时不时还会跑到树下游逛和畅想。只可惜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为了筹集我上学的学费，父母只好把它们砍掉卖了。当时我很痛心，总觉得是因为它们受了委屈，至今内心仍充满着对它们的歉意。

我的小菜园

着细竹竿一个劲往上攀爬，嫩绿的叶子下面一朵朵淡紫色的花瓣迎风招展，还时不时地伸出两个小辫子，忽悠悠地让我们评论、点赞。

再看看墙角的苦瓜与丝瓜苗，它们的茎须已经伸出一尺多长，丝瓜苗壮壮实实、大大方方地攀上了竹竿，它要借着竹竿攀上最高的枝头，然后再霸占平房上的整个面积，耀武扬威地与苦瓜争夺地盘，企图一鸣惊人。

而苦瓜呢，同样是一尺多长的藤蔓，看上去弱不禁风、唯唯诺诺地攀上了竹竿。谁知半个月后，苦瓜的藤蔓已经超越了丝瓜，它们两个竟成了一对并肩作战的“姐妹花”，各自找准位置来施展它们的青春年华。

一架豆角傲视着一架黄瓜，它们各自尽情地繁衍着后代，唯恐世人瞧不上

它们。虽然它俩长势喜人，但那些黑乎乎的蚜虫喜欢啃食它的嫩芽和花蕊，我只好往它们身上喷洒一些农药来消灭害虫。

可苦瓜、丝瓜与它截然不同。它们每天努力延伸自己的生命长度，顽强地抵御虫害侵犯，而且越长越旺。直到秋尽，它仍兀自站立在寒风中活出丰满的姿态。它们一生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，真正成为绿色一族。炎炎夏日，苦瓜与黄瓜是我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。我和丈夫喜欢它们的清淡、爽口。

几棵番茄树已经挂果，我开始忙着打叉修剪，从青涩看着它慢慢变黄，再变成红彤彤，就像我抚养大的孩子，每天都想多看几眼。

再加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经过阳光普照，黄的灿烂，红的似火，绿的透亮，让人看了心情舒畅。

